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

墓志

劉母恭人高氏墓志銘

恭人中部人萊陽知縣高秉第二女也中部之望族者恒曰劉高然萊陽君與劉氏生員君準同遊中部學氣誼甚厚遂相與約為婚姻故以恭人妻生員君子封彰德知府焉當其配時生員君已逝久矣其夫人再適鄜州王氏封君以四歲遺孤折夫人保育至成立始克還中部及還則家事已狼狽遂求為縣吏云時鄜州王叟亦故折夫人復來依封君恭人左右

奉養曲盡孝道折夫人喜曰婦如此我無以報婦願婦多賢子孫勿若吾兒孤也天順甲申封君吏滿上京師恭人從之紡績易米以為食者凡十年後封君為保安州洗馬林倉大使為亮縣義門巡檢凡百家事由恭人頗致饒裕矣恭人性嚴正有法所生男子皆教導以禮故皆成名人聞於世云左僉都御史聰者恭人中子也曩嘗告予曰聰實不肖凡聰有今日皆老母力曩聰從家君居京師就學衢舍中方甚貧約母手自勤苦得少貲即以助學費一日母從下馬解過見珠冠霞帔者問家君曰此命婦非貴人妻則

貴人母母因指聰曰若能為我辦耶以此聰益奮志向學後為鄉縣學生自謂科第可立致及試甲午不第少驕怠矣則或有所閒肆母聞輒杖之聰性喜奕棋嘗與寇生奕母至杖背罵曰秀才事是如此幹寇生感悟與聰俱力學後寇生學亦底成曰此固劉母之賜也母善料能審家事大小無有不中者甲辰乙巳歲大凶人相食父子不相顧母與家君言今日不但子姓雖奴僕工作皆要保全一僕有私財者欲出自居母曰爾所蓄不能當此年輕去恐不免餓死不聽卒餓死聰舉丁未進士弘治己酉除太平推官時

家君已在毫末幾家君官滿過太平母再留二年朝夕惟以明刑母罔為戒後有

命封家君太平推官母孺人矣又後以聰知彰德又封家君彰德知府母恭人安享祿養者二十餘年益豐備矣乃益儉約戒諭如貧賤時云一時縉紳大夫聞者莫不歎息敬服傳母之能教也予往過彰德與王子敬夫蓋親見之敬夫曰有此母安得無此子孫敬夫者前翰林檢討九思也知人能論故予記其語如此云此可以徵恭人德容之盛矣今年甲戌三月丙子無病卒於家生宣德丁未二月丙寅壽蓋八十

八云男子三人玖早卒聰官如璋順天舉人女子一人鄜州王舉妻孫男子十二人伸縣學生儀偉國學生玖出佐辛未進士戶部主事嚴國學生侃舉人信縣學生仁舉人聰出仕縣學生价倬儒璋出孫女子八人嫁者三人宋溥張元傑馬鏞其壻也皆士人妻聘者三人宋氏與洛川王氏鄜州學生王文禴氏其二尚幼未聘曾孫男子九人曾孫女子七人其子孫統四十人云於乎此豈世嘗有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新河口黎園村劬子坪新塋都憲公以狀來請予銘其墓石銘曰 坪之廣兮可以藏德坪之潤兮可

以延澤乾向巽兮剛柔節子孫世萬兮惟坪斯宅靈
爾康兮永無極

將仕郎河南南陽府學教授封翰林院檢討徵

仕郎王先生墓志銘

夫賢人長者流風餘韻可以敦薄俗起頑懦當道衰
文弊之日其拯正開誘至不小也然徃徃莫之能及
故禮義廢絀維常不張君子有憂焉海於是述王先
生之行而納諸其墓王先生者鄆人也諱儒字友宗
其先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子孫乃為高陵人今
有諱元亨者墓在高陵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皆不

可考人第稱王大使家墓云元亨以後有三人繼祖
繼容繼先然莫能詳所出元季兵起繼容繼先由秦
嶺東行出關避兵而繼祖携妻子渡渭入鄆匿居終
南山中至

明興始徙鄆城北街故子孫逐世世居鄆焉繼祖生
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仕為大寧長
清知縣以廉直顯名卒於官生子鉉寬厚博大鄆人
稱長者受高年爵年八十一卒配李氏生三子其長
為先生先生隆準竒頷炯目廣輔而背厚若負進退
居止非禮不行年十五遊學山東於布衣蘇先生授

蔡氏尚書三年盡得其學歸為鄆學諸生成化辛卯
舉陝西鄉試試禮部不第慨然憤曰吾長清公之元
孫也昔長清公英英烈烈莫能舉進士蓋嘗命子曰
是在爾小子矣今不舉異日何以報地下再試戊戌
不第以乙榜遂為保寧巴縣學教諭於是仰天歎曰
嗟乎志士若是矣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至巴品第材
質以為教其子弟皆興行踴躍巴素數科目至是連
舉三人焉弘治己酉復任祥符學教諭其教一視巴
無損益居七年遷南陽府學教授教授三年以外艱
歸遂不復仕云先生始仕巴時欲奉父母入蜀就養

李夫人以道險弗往止奉高年公往居一年高年公
還歲時伏臘及父母旦日未嘗不東嚮泣拜甲辰關
內大旱人相食先生以俸金予仲弟歸養父母召其
宗族可來食者三十人於巴又推其餘令鄰里已之
巴者貿易為食已雖益困則益休然樂也在祥符日
謂去鄆逾近可奉親來養乃數上書高年公弗許欲
罷歸去高年公又不許故思慮浸淫至髮盡白及聞
高年公喪痛恨擊面若不欲更生也故既葬高年公
事李夫人終身不易焉此其誠孝懇至者為何如也
海曩遊京師見先生之門人皆深服先生之教嚴毅

切至有古人循循之益各言其與先生送時眷戀之事猶泣下沾臆其浹洽於人心者若此也此豈區區齷齪笑貌可至邪弘治甲子予拜先生於鄜時先生已受封為檢討當母李夫人之喪恹恹蹙蹙不得聞其言論前年壬申予再如鄜拜先生望之休休乎其容洋洋乎其度也接其言淵乎其深粹乎其理也曰此有道者古伏生戴公董生之流也乃吾身親見之乎宜其子孫彬彬然執禮而好義勤問而尚賢此其初有然矣踰年而先生卒蓋癸酉冬十月某日也先生雖嚴以自治而天性溫厚未嘗無所容中情澹然

毋以富貴利祿少動諸子科第相接嚴望相踵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欣豔仰慕而先生如有所弗聞者居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洋洋而樂蓋有廣受之風焉配夫人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長九思以庶吉士任翰林檢討文名才行聞於時為上經筵講官纂修

孝宗實錄成劉瑾用事同翰林諸公以未習時務出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即中瑾下獄言者以有罪劾謫壽州同知會天變言者又劾

詔以同知致仕歸次九叙甲子舉人九臯義官九峯

戊辰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瀛癸酉舉人潭沐渭羨孫女子八人已嫁者二人鄆學生楊顯蓋屋學生徐永圖婿也餘與曾孫女一人俱幼未聘九年月日葬鄆北六老菴之原先瑩九思語予曰曩九思罷壽州會盜起不得行先君賜書開導以理唯九思有所惰也及歸值舍第九峯以病得告先君見九思來甚喜慰九思日日率諸弟以奉先君之歡雖即已病先君中無以罍也乃再踰年先君卒矣其慟蓋何可言夫完德厚行閭巷固宜有之亦奚必尊官盛位然莫能一二數者蓋利慾所灼鮮有弗化者斯

賢人君子世固所愛慕焉先君之行蓋可以睹矣其賜九思書曰蓋聞萋菲之纒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天下古今萬世共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此非過語也其有見而言之也夫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多也然卒以罹於讒是故屈原放而離騷興其辭悲婉憤厲讀之颯颯焉使人心悲泣下而小子何為哉古曰弭謗莫如自修此吾所嘗奉教於君子天地日月巍乎煥然仰而觀之俯而察之求無媿於斯斯已矣而又何惑焉夫賢者以一世之絀成百世之名其

道固有然矣小子將何為哉其言理直而指明義精
而引長若此故予得以著於篇詔後世焉銘曰 王
氏之始爰自姬周平王既東是有中丘乃及高陵三
緒維承伯也克武復茲鎬京長清烈烈於宗有赫廉
直顯名何政弗格高年篤孝是生南陽光祖顯禰爰
倫以昌佐不益德爰及諸子海宇有聲光被元始理
茂本隆流長德厚若彼榮木何護不秀南山巖巖玄堂
闕闕萬世斯安我銘是時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世有懿寶天既畀之於人又斯刊而藏之豈天無意於

斯世邪抑局於其數雖天亦莫之何也予於邵晉夫
之卒未嘗不歎天道之難忱焉夫福善而禍淫天之
道也晉夫瑰奇靈異之才少年登高第矣乃今覬覦
者資之為奇貨卒陷於晦塞不得施才於國家乃又
使之不幸而死所謂斬而藏之非邪予將誌晉夫墓
石而歎天道之難忱如此於乎天誠何心哉攷我懿
寶俾之不究其事不求其年又孰為而來又孰為而
歸於乎天誠何心哉晉夫諱昇上世盩厔涇陽人也四
世祖克禮始徙居鳳翔普潤里子孫世為鳳翔人正
德末又更為朝陽里克禮生庭庭生賢賢生泰仕為

雲南馬龍驛丞配傅氏生晉夫父戶部員外郎伯宗
配宜人沈氏生晉夫洎弟恒夫景并三妹焉弘治癸
亥冬予得告奉先太安人歸武功道經靈寶戶部公
時滿靈寶教諭予往訪戶部公則出晉夫之作示予
時晉夫方十三歲也雖英氣逼人而進退爾雅畧無
嬉容予甚器之後四年丁卯果中陝西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禮部既下第會太監劉瑾為其姪求婚曰吾
女必得名士大夫爭以福建戴大賓洎晉夫薦瑾曰
吾關中人所婚惟邵生乃可卒以晉夫壻焉晉夫躑
躅呼天百計求免弗得乃克自樹立畧不與一人通

終日閉戶拊膺讀書而已後瑾伏誅

天子以晉夫無所預事赦為編民關中縉紳大夫莫
不重以為寬而晉夫洋洋粹粹曾無少動於中險夷
不改寵辱不形厥覲淵矣辛未戶部公卒晉夫哭泣
之哀雖及終制一如始喪事沈宜人無所不盡其極日
日俟候顏色稍有不悅則憂形於色霽而後已孔子
曰色難若晉夫非其人邪往歲予道過鳳翔晉夫數
與予言皆殊有造詣予方以為斯文之幸乃後十餘
年沈宜人卒而晉夫哀傷成疾治葬舉事小大靡不
自為憂勞為青壯夫且難况晉夫乎嘉靖甲午七月

十七日壬午不起矣由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四日丙子享年四十又四爾於乎傷哉予每以晉夫清癯簡靜後當長年乃若此聞訃之日行道悲痛况所重乎晉夫讀書過目不忘而精義畢會羨陂先生謂予曰邇會晉夫超詣若彼近之學者誠鮮其人蓋學不自得則矜肆作而實德荒與晉夫不相侔也若劉元勳畢汝勤秦藩張璣曹士奇與景皆西土之名士也莫不咸感晉夫造就之力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有豈弟之德乃能作人也所配淡氏無子沈宜人為置二妾亦無子乃以党氏妹之子延禎為後又養表

兄沈氏之女適朱本妻於乎傷哉晉夫平日所著有文章若干篇詩若干首小大樂府若干闕詩大旨春秋會義大學衍義隨錄及補遺十七史抄節詩評目錄若干卷晉夫亦可以不死矣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一日壬午將葬栢林凹先塋從戶部公之兆予悲晉夫之生晦塞於昌時而流光於來世其弟能稱述潛德如有不及則天道亦難謂其終於無知也為之銘曰維彼雍州名山大川毓靈發祥古多哲人奕世是光奄及有明晉夫以生其履不忒赫赫厥名斂於庶佞其直如

繩考德究業萬夫之特靈耀弗常至道每畜喪此懿
寶維世之索轆轆其輪灼灼其文近覲若蹇後聞則
芬栢林之凹云從先人陵谷可易茲封不磷後賢諦
止為有

明詩人邵晉夫之墳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劉君墓

志銘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澄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不
知幾世祖遷來居渭南散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

國初舉賢良為閩中簿生子鎬鎬生隆字文盛景泰
庚午舉人官至濟寧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
寧而君少有異質見者莫不以為奇君益危襟正色
舞斲成化乙酉濟寧公命從士人王寵受小學即知
洒掃應對之節濟寧公以為可教也遂盡從寵所學
比濟寧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至奇之以為渭南
縣諸生明年考渭南諸生則考君置第一補廩膳由
是君騰聲關輔間一時藩臬鉅公過皆求試之故聲
益揚關輔士皆固以為不如君也曩予見吏部尚書
許公言為御史時嘗以喜雨及明皇幾致刑措二論

試君甚嘉此蓋其實事云然兩試甲午丁酉皆不利
後浮梁戴先生來提學重以君文為奇謂君必首舉
鄉試明年庚子果中高等會試又屢不利乃思卒業太
學益為瓊臺丘先生京口費先生所稱許而又屢不
利故至弘治癸丑始舉進士猶有例得依親君歸甫
三月以為母任夫人既不幸卒當求事濟寧公而濟
寧公忽遘疾不起君哀毀踰禮聞者莫不傷之丙辰
冬十月拜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廠兼收放
張家灣磚廠料而二廠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
又習近京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

有其道云爾予舊見邃庵先生通州改建磚廠記言
君以舊廠去河五六里舟不能達磚至又顧車轉般
每萬計費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錙銖而蒞事
者則每制於法比牽於毀譽安常習怠以為通患其
有能深慮却顧為斯人圖便安者蓋寡矣磚自始陶
至輸所費已不貲又至轉般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
中人之產萬萬計之當若何以歲繼歲積而計之當
若何予固以為名言夫士以牽於毀譽不為其當為
者何可勝道君之所為與邃菴之所道安得使天下
人人見之庶幾乎可以興懦而起武使民恒得錙銖

之寬豈不快邪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荊州抽
分滌弊正理毋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戶部尚書以
為廉直焉尋陞營繕司員外郎命修 秦簡王園

能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昌言正誼詳見家
傳中今聞之尚凜凜云還提督神木五廠尋又陞虞
衡郎中提督益甲廠未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
免喪也為緝事者言收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
成

詔免為庶人瑾既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為樂
纔八年爾而又痿痺不履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

矣生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又九配

於君君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少甦及卒之前
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
所以處乎其內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
早死惟時勉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
辛市先塋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為君所遺命於
乎君英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
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僥倖污穢乖刺不道者方
且指而議之謂君為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
侔也而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之寬豈不快邪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荊州抽
分滌弊正理毋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戶部尚書以
為廉直焉尋陞營繕司員外郎命修秦簡王園
能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昌言正誼詳見家
傳中今聞之尚凜凜云還提督神木五廠尋又陞虞
衡郎中提督益甲廠未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
免喪也為緝事者言收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
成

詔免為庶人瑾既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為樂
纔八年爾而又痿痺不履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

矣生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又九配王氏德宜
於君若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少甦及卒之前日
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
所以處乎其內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
早死惟時勉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
辛市先塋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為君所遺命於
乎君英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
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僥倖污穢乖刺不道者方
且指而議之謂君為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
侔也而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能歸君為置棺歸之至於成事此貴人所易忽忘故吾猶反之是以使人矚君之細矣甲戌冬暮予如渭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如渥丹聽其言論侃然古今之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而求諸已病者歷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方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銘曰 士自始仕皆礪靡懈中既染滄元素乃憇君窮益嚴况彼方秦世之哓哓永惟斯賴君胡倫歸使我心

殯渭水湯湯玄堂噲噲我銘在茲世萬其禴

陝西庚午舉人東墅王君墓志銘

君諱應麒字夢祥別號東墅居士家世安定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起家辛丑進士開封知府盛德善政至今人誦之配淑人張氏生君少有奇志中庚午舉人高等累試禮部不利故人相厚者勸之選不從曰吾何若棲遲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嘉靖丙申三月六日以疾卒於家由生成化巳亥月日春秋蓋五十有八云於乎天生英邁之才於君乃不逮其施設於世而遽奪之非數也邪君娶興平閻氏故

順天尹警菴先生之孫贈刑部郎中鴻臚序班公之子於予為表妹生男子二人德光壬午舉人德華縣學生女三人長嫁醫官盧淳次聘監生暢懷季嫁泰安學生侯同孫男一震竒德華出孫女二幼未許聘德光出側室某氏生一女先是君弟應魁有疾君迎醫視之有魏醫者低昂其病態君曰若能生吾弟有女當妻若子以報若以後魏醫死家道貧屢君遣人賙恤之曰吾壻家也女死君道遇許嫁之子問已娶否曰家貧未能君厚遺助婚焉其篤愛於弟有如是者其致酒致蟬之事具在家傳物雖微而心之無所

不至古之人誠所未見也予嘗以為君孝友之心出於天性張淑人病心痛君以首觸地流血被面籲天求代痛遂愈事其母之姊如事母疾苦滌髓無不與致開封公先守懷慶時右都御史栢齋何公為諸生公能識其才猷以國士之禮遇之謂君曰此公文武之才將相之業古人無與並者可師事之而君不知於予厚也及數道其為人夫可以知君之志矣開封公與張淑人之卒君俱哀毀踰禮弔者無弗稱焉繼述之事凡可為者殫厥心思為之幼好奕開封公弗悅也即終身不復奕琴劍射御不待有傳各臻其妙

穎異之資無所不貫又如此予每與君語謂君才無所不可顧世之用否何如爾乃賡志以沒嗟乎傷哉今年十二月某日德光等將葬君開封公之域從先人也來請銘於予姑舉其大者於篇以詔來世銘曰天昇懿寶其施不逮二子振振秦隴之邁嗇諸其躬厥後斯大百千萬年其馨未艾壽考不終唯予之慨銘以告哀君子慎愛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封太恭人薛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鞏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

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忘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人云衣冠詩書蔚為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省藝為家人業不數年即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華人咸喜以為鄉有長者可廕庇已也生子有異博學篤志得深履固為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奠黜浮圖循家禮其風肆然

今弗衰也後以貢為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
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為兵部
侍郎華陰公良長子郭公在

太祖太宗朝極有勲德與先尚書公同時云郭公蓋
有二女慎於得壻郭公見商河公竒之遂以女妻商
河公生子思孝輒卒郭公乃又以次女配商河公生
公與其弟考功員外思誠兵科給事中思恭凡竒男
子三人云公生而岐嶷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
太學每祝則齋潔入廟几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
而具識之退而曰禮云繼示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

常能測哉讀書為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值
弱冠被遴為州學生以書經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
丙戌登羅倫榜進士拜刑部河南司主事剖斷明決
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公為刑部主事而
郭為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郎中考最進階奉
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封太冥矣恩數頗
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以占商河公與太
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孚於天而獲於人者誠
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

命審錄畿內刑獄平反為多惡有所畏寃有所白今

其子孫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
哉公居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
刑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
非敲朴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擬
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為
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為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
副使整飭松潘兵備璽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
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
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
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蝟蟻中留一綫之踞

為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
邊輒數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為伸縮侵盜監司
在彼又以荒服俗弊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
一日公於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
因矣又嚴戒尅之禁正私鬻罰茶馬有序釁不生士
有飽食官息科歛蜀方之兵駸駸生氣焉公又於大
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
惡臣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
捷

上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

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筭曰此士卒之功也悉以賞之捷

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心歸順其酋長及朔望輒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為西北長城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官距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國有懿寶倏焉奪之將誰是尤有葵軒漫興錄樂我軒稿藏於家配太恭人薛氏華族之子也太恭人初以公貴封為宜人後用子魯貴加有今封稱太恭人云太恭人有女德笄年歸公孝姑敬夫曲同內則公

夜讀書則侍立門外至夜分而入五鼓乃與具燈火又侍立門外及其供盥挈衣公往學始梳洗更衣問安親所始終恭慎寒暑罔違郭太宜人人性甚嚴重以太恭人為難能比太宜人卒中憲公兄弟相繼淪謝喪禮一太恭人為之名士達人或所不見二叔二姑幼時澣紉飲食先用咸備曰毋令姑苦心勞意也兩姑已嫁太宜人恒憂其難太恭人與之處之令二壻從事省府役各為小官太宜人歡心焉方公卒時有子五人獨周為弱冠餘尚幼也太恭人撫孤奉柩能返於萬里絕塞之間不亦難乎襄事之際有哀戚有禮

度遠近稱誦已即治家教子曰周汝理家以足口食以翊諸弟曰魯漢郊野汝讀書以承先人之德毋遊以曠日母情以忝志於是各相奮迅俱有成立太恭人督率益嚴而諸婦紡織之殷達於閭巷矣後周助邊為散官魯已酉舉人累官至兵部郎中漢戊午舉人由戶部郎中累官南昌知府長蘆運使郊辛未進士浙江道監察御史野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主事賢能之殷冰鑑之操皆名於世人人自以為莫及云孫男子十有五人驛丞曉國子生曙及暘時四人者周之子也國子生元州學生允及允克銑五人者魯

之子也州學生祭與璲斐三人者漢之子也州學生旭與冕二人者郊之子也國子生順壽一人者野之子也魯孫男子二十人紹芳繼芳續芳群芳重芳承芳濟芳國泰國安國平國定國正國寶國治國良國士國玉損折聯芳而繼芳亦為州學生玄孫男子二人煥燧其孫女子與魯玄孫女子又十有六人云苗裔之盛文采之美關西名家莫可與京公與太恭一人之身所有若此是以為尤難也於戲盛哉公之五子皆與海友善患難相濟德業相規今近四十年如一日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四日太恭人卒距其

生正統丙寅二月六日享年八十有六明年二月辛巳將與公合葬御史郊具狀徒跣走赴海謂海當銘公與太恭人之墓石然公之名德海聞之長老久矣固忻其興盛宜如是也至太恭人則數見親拜之嚴毅恭儉孟陶之母或不多讓昔殷周以婦人開國而東氏以母道致盛關雎所稱豈虛語哉公負才秉德別歷中外雖年不逮用而享不稱德遺之孫子愈遠愈盛謂天道無知邪是亦可以示法於後世為有官者之勸矣為之銘曰 惟彼東氏世有哲人克配明后德芳而伏以竦厥後中憲開緒奄有考功洎於給

事東宗是崇三鳳並起赫赫隆隆又留罔宥以貽諸子惟太恭人克戡厥事立方示程其興施施克家裕屯有周若志郎中孔武戎事允拓運使克孝履躬罔訛守郡旣宜可醴益焯御史桌桌冰鑑是嚴推姦摘伏福此江南中使垂首彌詔反封翊我皇度如日麗中主事早卒才美行敦大用弗盡以貽後昆惟公之德克契於天子孫振振厥宗用延合葬於華神靈允安刻此銘石胡不萬年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王公配宜人張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瓚字宗器上世祥符人也始祖思義隱德不仕元季兵亂棄家徙蜀歷徽州居臨鞏間謂西土莫若通渭地僻耕牧便也於是遂居通渭而子孫遂為通渭人云思義生信之信之生真配王氏至真蓋日盛矣真生孝義孝義生億億生思恭有奇操悅詩書談論之事鄉人敬愛之配張氏生公後封工部員外郎洎宜人云初張宜人娠公時夢日墮懷中瀕產封君又夢偉男子修髯丹頰綠衣而前曰且起看生好子已而生公蓋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也公生十三為縣學弟子十七被試深為臨川伍公所賞歎曰勉哉

當為關中豪傑無但科第也成化甲午年二十七舉鄉試高等至辛丑第進士甲辰授工部虞衡主事丙午課稅荊州有平政人至今稱之丁未陞本部員外郎弘治己酉

上數以水災命中使李瑾同工部踏勘溝渠工部以公往瑾耻與員外同乃以白頭帖子追部侍郎楊理及錦衣衛指揮劉剛二人亟趨赴追公憤然上書畧曰侍郎大司空之貳股肱之臣也指揮近密爪牙之司腹心之防也瑾乃召之如奴僕而二人望風奔命若承制誥國體所係豈小小也宜付瑾公法以作理

剛之氣不報瑾執奏公騎馬不遜公復劾瑾擅弄威
福漸不可長於是下公於獄尋救出之庚戌陞本司
郎中奉

勅督修

興王府興王府者即今

興獻帝也王以梁郢舊府扁處一隅不吉欲宅中央
一時撫巡皆難之公獨曰王必以中央為吉即當治
中央毋使事後復紛更擾民也衆悟悉從公言府既
成王來之罔賜公金帛辭不受至二十往返

王聞公生日遣內使者賜黃金四十兩高麗布二櫃

亦不受比事竣辭歸王復以金帛香物賜公公取香一
枝焚於庭北面稽首謝曰受此足矣王歎息久之
曰郎中清苦至若此公同事有太監林索貨於諸從
役者諸從役者苦之公以讓林林感謝公意悉反貨
於諸從役者於是語之曰王公之直林公之改過皆
不可及也初公治府時明立約束揭表要成不逸姦
不勞愚均平整齊上下信服每至寒沍則不拘文移
牘案直以過春糶土不硬為候毋先而曠毋後而喜
言出衆去期不後時人初以公為迂至是皆重以服
公又慮督工諸官更代不常必且廢事於是上書乞

以各官職名下吏兵二部或有遷轉必俟工完報爾
 後鎮遠侯以征勦調都指揮彭英英輒往調公劾譴
 之由是湖廣諸公皆憚畏公無敢擅動督工官者公
 在安陸五年後者氣相鬱蒸癘時作公為置藥予之
 所活不可勝紀人親之如父母洎公去乃為立生祠
 報焉弘治丙辰陞懷慶知府其政一以魯齋先生為
 則因時損益務在宜民故民熙然從也戊午有內艱
 歸已即其家復除開封至開封其政一如懷慶而剛
 嚴過之蓋郡附藩省多侮法者故開封人歌曰包公
 後王明府嚴如父慈如母不可犯良可慕未幾復有

外艱承訃即行及葬時以先時霖雨浹道上水積
 尺餘冬寒皆冰公以踈惡麻履走冰上故及墓嗽甚
 不能言竟臥病百餘日而卒此弘治甲子二月二十
 五日也春秋凡五十又七配宜人張氏亦通渭人慷
 慨君子張孟宗女也昔公幼時封君摩頂語曰吾鄉
 有趙尚書然非進士也或謂吾鄉風土不當有進士
 此正謾語爾既大宜力學必進士宜人歸公後日夜
 勸公學少有怠曰此舅志不可負及公舉鄉試人皆
 謂宜人喜宜人曰舅志未償安可言喜公既舉進士
 宜人喜曰舅志斯可償矣李瑾之禍宜人至欲擊登聞

鼓訟寃此其氣凜然有烈丈夫之風寶鷄白御史鸞
 與公善其孺人某與宜人亦相愛白孺人病且死以
 幼子珩及女托宜人曲為撫育令珩與其子同學五
 年然後去珩今已舉進士為叙州知府也宜人善琴
 公側室盧氏淑婉有唐宜人愛之嘗坐而鼓琴盧氏
 病死宜人哭甚哀為之毀琴此其和樂弗妬方之古
 人則姜姒之流矣嘉靖甲申九月三十日以病卒生
 正統戊辰五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又七生男子二人
 應麒應槐女二人長嫁隴西何鸞次早歿應麒正德
 庚午舉人娶表叔鴻臚閻公中女生子德光嘉靖壬

午舉人德華方學進士業而三女皆歸聘良族應槐
 讀書習禮事家人業娶某氏生二女聘許一如麒女
 明年月日應麒舉宜人與公合葬某山之陽遣德光
 來出按察副使歌湖馬君應祥所撰行狀謂海在親
 未當銘公之墓石昔歌湖與予言公之盛德若不容
 口蓋歌湖先為河內令時公為知府告誨之勤愛念
 之篤畧邊幅崇理道若無知其孰為守孰為令者此
 其意度可與淺薄輩語邪狀稱公方面修鬣氣蓋世
 事至輒為畧無顧惜至於上下職分之節則恪守不
 踰天性嫉惡在即署時鄰有毆其母者公收笞之幾

死後遂化為孝子與士大夫接務出腹心又鑒識若神方在荊州國子祭酒景陵魯振之尚為諸生公試得其文曰勗哉會元可得也在懷慶得今大理少卿何粹夫之文觀之曰是何止解元者超世之心聖賢之徒也後皆如其言云公孝友天成為諸生時虜大入寇弟瑜出莫知所在公中夜縋城而下五十里外關問求之竟得弟以還封君病齒三日不食公亦三日不食居喪居官哀慟之誠思念之篤世所未有誠所謂全德之英振古之豪傑也公於文章無所弗善而尤耽於詩有中林集一卷藏於家中林者公之自

號故公所以名集焉爾銘曰 通渭巖巖倬唯王氏思義孔武古道是肆相土攸宜以昇孫子挈圖囊珪厥旨孰契迄及真祖我宗益恢享長履深何福不來三世之後封君是培其培維何從以令子篤生我公於昭其美岐嶷知學宏志焉倚開後亢宗衣冠斯始執行罔愆稱帝任使崇義顧名宜躬率履涅之弗緇摧之豈悔兩守大邦德音孔溼操矩建規厥民用作頌聲載揚主祠允碩賚孝以終世將焉托公志雖傷子孫則肖科第翩翩奕葉是效西隴之原宜人同兆世萬永光維公之倣我銘在石聿追來孝

對山集卷之四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行狀三篇

先平陽府君夫人張氏行狀

先君諱鏞字振遠上世故固始人七世祖政始徙來
 居武功長寧甚富實有貲又能慷慨任義故長寧人
 倚仗之子廷瑞博學篤行仕元為興化學官云有論
 禮樂變易之事于元不可致矣生六子其三曰世睦
 純行不仕生二子珪琪琪善稱述文義亦不仕生子
 諱汝楫初為武功訓導

高皇帝時詔求文學端正之士教太子乃辟為

燕府官後乃出為安岳令

文帝既內靖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璽書留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得自治行之

文皇帝眷念功德將封爵為侯固死不受及卒仍上表乞免賜贈秩

上竟允之乃官其子爵上林苑監正禮上林苑監副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焉爵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性耿介不與物事至則亡避患害為之故屢言時事便宜皆得無怒時

貴人生子諱健

睿皇帝以為通政司知事食半祿終身奉祀先尚書天順間嘗言漕河事宜皆深有計度不得行故所自志者咸由是毀矣夫人曰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女生子五人長先君次銓次錫次鑾次錦先君生而哲靈年八九歲即孝友善文辭有所著者長老爭紀頌之弱冠益深詣事理曰述序不若馬遷理辯不若孟軻功澤不若伊傅是未可已矣故其意雖與數代獨雄焉初以先太常居南京故就辟試南京南京士來試者皆尊禮眡之然數不第及後歸試關中關中來

試者又皆尊禮眠之然乃又數不第乃後歲貢來太
學來太學乃又就試太學來試者乃又皆尊禮眠之
然乃又數不第乃請改南雍以就先曾太常之域居
祀焉曰凡吾所為試求以見志于世今若此非吾不
解時文是命獨弗可耳與我匍匐然求合于時孰與
我修先王之法終身也故一切削去倥傯不欲聞乃
後又覽莊老及浮圖書歎曰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
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又四矣吾弗以忘功名之
會是取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
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

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佚也君
子疾沒世而名弗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
至疏也古之人以死效此者謂可萬世不與物朽至
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心體是非喜生之
道耳語曰百人射招亡弗中矣百物誘生亡弗傷矣夫
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庵君後五年因
出為平陽府知事知事甫一年崑崙一年病癱痿不
履又二年弘治壬子正月癸巳乃不起生宣德庚辰
四月辛未春秋纔六十三矣夫人張氏邢郡名家女
父曰賢仕為南京鴻臚序班忼爽有執故嘗與先公

通政交甚厚也配陳氏生夫人陳氏卒鴻臚公亦卒
夫人乃依母氏母舅陳君者南京親軍指揮僉事也
亦嘗交先公以先公與鴻臚交也乃婦夫人于先君
柔惠善事事先曾太常李夫人李夫人甚篤愛以為
有嗣婦矣事祖妣袁夫人袁夫人又甚篤愛以為可
以事太君夫人矣太君夫人者袁夫人以謂曾太常
李夫人者也李夫人性善嚴肅先公年過五十猶不
敢侍坐侍媵至白首不能審識意向惟夫人獨能懽
心奚不可謂善事已矣性又遜惠亡所私方來婦先
君四叔皆少也衣被一切與為補紉及叔皆壯有子

又視其子懇懇劇劇亡以異不肖故四叔與羣姪子
女皆終身善感夫人若母者矣夫先君取夫人才再
歲也即婦試關中十餘年十餘年乃更見之未嘗有
怨恫固曰母以妾累君子之志生男子二人長阜頴
敏有神年七歲善詩又善為楚騷十八歲死季海六
曼儻蕩亦頗修其先人之業然莫能闕也以時文謬
舉壬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取尚氏女子一人嫁
為軋州士人習五車妻故有孫男子二人俱殤矣今
所存者有孫女子三人與新生孫昭胤也嗚呼先君
碩美有容膚體若凝玉人望之如神仙有接其論者

充充然如有重獲也屬文賦詩皆簡古爾雅漢魏以
降殆莫有尚也與靈臺人楊重長安人李錦同稱為關
內三才然其明當今之務察識事實可以名實潤澤
亡虛恢者若先君蓋數代鮮矣方歸試時考官列置
第一及折卷舉政張用翰亟謂御史曰此三秦豪傑
可以佐伯王者吾故聞文振言今乃幸自見也願遂
予之文振者故順天尹馬嵬間公鐸也取于先太常
之子于先君為姑御史以故與間氏隙也乃遂置先
君不予第後舉政語先君曰是我以誤先生也先君
曰僕自壯試于今皆可取上第然皆不能取固非皆

御史也然是吾命耳然于吾何疑焉卒不怨御史也
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相食先君方南遊甌越遽召
所故厚者集數百金具載糴西來至汴糴盡為盜掠
乘舟又數被風顛沛幾沒中心怛怛營營鄉里事執
益窮峻亡訊乃冒恐疾馳至家見先太夫人跪膝下
殞越欲絕然由是遂成病心及其卒時心病未間也
少壯時所交盡名公長者魏遺常積至千金隨以奉
獻先公先太夫人後乃盡授諸弟諸弟皆怡怡惇惇
惟恐勿有歡心不稱至於今諸弟苟有言之皆咽嗚
泣下固非以其能散已也昔先公教五子各一經舉

進士皆先君躬自講授蚤夜孳孳然惟恐弗能寧先公也後子阜長益欲教育為聞人阜死不肖才一歲其生稟未覘也乃歎曰天乎我固以窮乎乃果弗庸顯吾宗乎不肖既六歲能誦口授始稍稍不煩憤十二教以古今賢聖之迹及指要同異曰今固未必知苟一一記吾言當後有思可以成名人不肖雖私能識之然好逐趨童子群戲凡戲又多支謾亡狀先君益重自怒絕乃長弃不復教至于其大病始思繹所故嘗指者則先君已弗省解矣今雖能致錫命于先君然先君又安可知也幸猶及先夫人先夫人乃

又已矣嗚呼其已已矣先夫人言當先曾太常公及先曾夫人喪時先公哀毀至骨立凡事治皆先君行焉先公先太夫人有疾晝夜不解衣宵旦百拜籲天必及可乃已後至先公先太夫人之喪適家事中替先君極力勉成大事哀隕號極幾不能生也是非其至孝哉然先夫人實能宛轉相先君凡先君所欲與不肯留也所欲向不肯後也始不肖以官祿事先夫人謂爾父及諸叔有養如此乃不能俟見之爾父亦謂必以養太夫人及能抵爾榮顯然又悉不逮顧我身自享之又視所抱孫謂苟百歲以報爾太夫人及

爾先君可含咲下里矣先夫人卒時二孫已殤折今幸有昭胤然安可知也嗚呼其慟也已矣先君故有文字數萬言皆散在知予間所存者僅三四十策耳命曰已庵集先夫人生宣德甲寅三月乙酉至卒日正德戊辰八月戊寅春秋實七十有五嗚呼先君隱行甚衆其詳細多在長老口今不能一一載載其大且槩者其先君之風因明著矣一不肖常竊怪世俗好誣謾其先人益重為人指議心甘世傷之故述事多不盡先生文思深厚凡評論皆當審具不修也惟采擇以加堅石斯康氏事行久遠矣此因心德至厚永世者幸

惟先生圖馬

文林郎順天府推官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尚
公行狀

公諱望字周臣關中武功人也曾祖某祖某累仕為縣令父文英不仕母高氏俱以公貴贈兵馬副指揮孺人公兄弟七人公行三從鄉先生授書經累試不直徒以歲貢為國子生成化己亥拜中城兵馬副指揮卓有名於京師京師有少年某橫逆不可言每每持刃遊富家不論識與不識曰爾宜以幾金幾貨貸我有不然者即引刃自欲分人重懼必厚遣之官府

亦畏避不治公聞之笑曰此甕中鼠耳即收捕坐法其富者盖免矣時雍坊民劉原甚有蓄聚以其難子嘗覓一子為攔伴所結交賂不得理後許登聞鼓法司以與公公力與正焉夜夢見一老人拜曰僕劉原也公活我後人我無以報云然吾舊在壁下有幾千金吾子不知惟伴知之願以語吾子乞早據壁少遲恐伴有也已而果然中城所居皆世家大族放肆頑俠朝廷凡有禁皆不得行公一一犯危往焉時余肅愍公為兵部尚書深器重之及北城缺兵馬指揮疏公補不得肅愍語公曰此必有不得者爾勿易爾

守可也成化甲辰關中大飢人自相食雖號富貴者不能全父子焉公歸俸以養其兄弟宗族其兄弟宗族又多不肖往往不知公德至罵詈仇疾公若有弗聞也後亦稍自改悔鄉黨至今皆曰何不若尚公視諸弟也弘治己酉以老歸陟文林郎順天府推官致仕與鄉人居無大小皆以禮貌人有所告謀悉盡心是是非非無肯相欺即有弗從者公曰彼以告我我不忍不告彼也終其身無言不以告君子者庚申春二月疾作手足熱冬十二月廿三不起至靈德辛亥十二月甲寅春秋七十又一娶張氏子一思女一適

里人張傑公未貴歿贈孺人後妻賈氏生女一以歸海甲子二月甲辰將與張孺人合葬縣東可曾鋪北新塋初公病時每與海語輒曰君異時當有貴顯我死宜為我得聞人言以銘我墓公卒逾年海果舉壬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公之所以見不肖者不可無也遂以所聞者次第如此俟立言君子傳之恩生子一曰古茲已十六歲實公嫡孫弘治十六年八月十日壻康海謹狀

孝行舉人張子行狀

張子之桀字儀正上世河南太康人始祖敬元末叅

知政事 國初謫湖廣岳州衛指揮使尋改陝西岷州衛已而橈官編戍於岷州衛其子孫或以營田家於秦州儀正父東谷先生罷官西歸又家於華州焉高祖文信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錦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高祖妣陳曾祖妣趙祖妣劉皆贈封淑人東谷先生諱潛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配東氏考功員外華州東公思誠女也封安人儀正幼岐嶷不凡少長即無妄言笑雅不喜兒童嬉遊或與僮稚語必窮竟終始數歲父他出客至母命主之拜揖如老成人應對終日客為驚異方出就外傳時司寇公

卒於華陰叅政公請

命營葬未暇遣之就學也叅政公服闋謁授就公日
不暇及儀正已十餘歲能親訪師友甫弱冠即有令
譽歲壬申歸取予之長女戊寅督學政雪峰秦先生
試士於華間謂郡守曰吾聞士有張之桀何為不就
試守使主吏趣之儀正以親老辭守笑曰桀待聘已
久有司當為之揚命僚屬張公及門儀正再辭焉秦
公既試諸生思不可以致曰吾聞其有行能文章奚
待于試檄下郡令補弟子員第一諸生愕然感服自
是率求友焉大復何公繼至檄緝學正學書院師友亡弗

敬重者何公愈知儀正常與論性命之學比開館修
雍大記俾紀猷焉歲壬午選士喻御史者移檄有司謂
近歲待士浸薄士亦不自重茲入場屋士巾服如儀
亡裸閱以辱士儀正乃喜以為此吾志也遂就試果
中式癸未卒業太學克然有得每退食舍館端坐讀
書不交世俗其同館婦女遇他諸生則坐立言笑自
如見儀正則亟趨避之曰張先生來也鄰有豪貴每
張筵致客聲妓滿前乃戒絲竹勿歌曰鄰有張先生
焉居兩月以思親援例歸省至真定夢老父謂曰汝
母疾汝宜亟行覺而大懼兼程至家安人果病久矣

于是延醫問藥亡間夙夜衣不緩帶甲申正月安人
卒儀正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殯即廬居墓
次枕塊蔬食亡異初喪雪夜伏哭墓曰吾母素畏寒
吾母寒矣聞者悲之噐用取極麗惡者或止之曰吾御此
亦忍矣父城居每辰已間入省父亦不能違其志父
西歸岷山拜掃雖妻子邁疾不顧其純孝遠近聞之
亡賢愚不肖皆知景慕歎羨其苦節堅志雖貧士自
以為弗能及也郡人咸以文詞慰問之時墓側有烏
集朝夕至鳴噪移刻而去雉兔馴擾若素育之者
下忽有泉湧出清冽異常味極甘美人皆以為

孝感云嘗夢母戒其哭泣誨以謹風寒及預告某當
至某事當至皆奇驗時傳白水寇為寇且至夜忽有
數輩持利刃止宿墓外儀正恐焉數輩曰聞有警恐
驚吾張孝子吾輩來防護之耳里中一少年素逆于
父母一旦市肉以進其父異之曰吾見張孝子矣彼
為死者猶哭敬事我親生敢不孝耶因擬儀正上食
時步趨曲折哭泣俛仰之狀以悅其親里人以為化
之越明年丙戌竟以墓次風寒邁疾親友諭之歸藥
弗聽曰吾父遠出未歸吾所重念者亡能以為養恐
致傷怛耳嘗痛先母違養吾脫有不測于此可矣使

死亡知則長已矣如其有知則大獲吾志奚必歸友
人強之至家猶假宿東厦洎得疾旬晷易箒猶撫髀
長嘆以為父年老母喪未終乃有此指童取架上第
幾行第幾冊書來至則家禮大全也置于枕側遂屬
續遠近親疎亡不哀慟之皆呼天恫鬼以為不鑒此
純孝人督學漁石先生過而哀以辭謂儀正賢者之
行也太學士楊遂菴先生東歸至華以文哭之曰人
孰不死子之死能孝也郡守几山先生哭之以文曰嗟
子之死死于綱常者也先是有司見其純孝將聞之
乃力止之至是遂馳奏焉卒將一月父自秦奔訃

哭之曰我兒孝子也其仁慧亦我之友也我有食將
誰共之我有疑將誰質之我有欲言將誰聽之將卜
是年十月二十日葬儀正于母墓之傍父東谷先生
謂我獨知其深宜有撰述達于立言者表志其墓距
生于弘治乙卯五月初九日歿于嘉靖丙戌正月十
二日得年三十有二娶予女生子一光孝女二長聘
國子生東元之子國泰次聘州同知楊春之子袖儀
正天性仁孝見一蟻一草之微不忍傷折甫授孝經
曰聖人以孝為第一事耶此人所俱能者也祖大奇
之及長肆力于學自嘆曰人之為學學修身也人之

所以欲富貴利達者柰何每以聖賢自期設程朱之位以事之曰將使此敬有所主非但識景行也酷愛周禮一書嘗曰為治不法乎此終為苟且固吾所願見其行者其志于天下者如此嘗讀延篤傳作仁孝論論曰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自然者聖勉然者賢尊仁安義可謂用勞博物備施可謂不匱固能孝矣一日行斷岸見白骨命童僕收瘞且為文以祭之田鄰有以墳售趙氏趙氏將犁之平乃惻然計直取之戒勿壞且封樹其上郡守均徭後乃走書白之極言民生之艱宜深加撫恤守為之感動儀正詩文曰言志

集若干篇存於家噫儀正非吾甥也吾之良賓也姑因華士夫所道及書諸私簡者錄之以告于君子傳之所以廣孝道迪修志允深遠也

對山集卷之四十五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十四篇

祭粟

息莫重乎父子事莫大於死生吾昔以有爾而樂今
爾死矣吾將孰樂形影自顧行道心悲况老且病邪
即後有疾如去冬則誰將汲汲奔走如爾者於乎吾
心裂矣尚何言哉人有微小疾病尚百方拯救惟恐
弗起新婦則視死如歸若茹膾食蔗豈故自輕其生
不念父母養育之恩邪然綱常所係尤有大於是者
故新婦樂然就死以鴻毛視生非爾父母家教與吾

兒履方迪義之效何以有是於乎痛哉明日吉辰往
塵爾柩於前王新婦之壙腸斷心裂不能汝留惟爾
有靈其歆承之

告太白神

昔我武功嘗隸神籍世代雖易稱頌不殊神之丕功
靈貺志傳所載炳如星日肆我

國初若耿都督忠隨禱輒應海深感焉今夏場不登
百姓已懼秋穀未播民命焉托惟神聰明必監茲苦
倘惠然錫我爰降甘雨滂沛優渥沾漑下土保我秋
穡俾民有年海當備述神庥刻諸堅石并葺行祠以

昭靈貺惟神眷之海心罔再謹告

再告太白神

海心罔再神監豈他靈貺奄臨萬民有望嗟此鄉人
其來又三肅秉厥誠神其歆只靈氣旣布甘雨必來
悠悠我思惟神孔惠群黎惶惶送之出門再拜稽首
用乞溢恩謹告

祭粟與婦文

兒死吾甚痛也今婦又飲毒死節吾痛益甚也夫死
生亦大矣婦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烈丈夫亦或難之
婦獨易易如是雖爾父見山先生家教有素吾兒生

前敦義尚行方正不撓故天特與相之使有此美二者是邪非邪抑婦之所稟純粹堅固貞淑自然有以待習而能者邪鄉縣官師與士大夫耆舊俱以狀疏上達為婦奏請旌表永勵風俗二姓之光炳耀如日則我兩適靈寶匍匐萬狀不為無功也夫死生常理修短有數婦能如此吾何尤焉昨以兒稿百九十篇托羨陂先生序而傳之方謂兒可不死乃其婦又英英如是當益大厥轂同傳不朽世固有位極三公而無聞於後者兒與婦似可亦自慰於九泉之下矣吾痛雖深吾志不忝吾今而後將休休自裕已矣祭以

表哀兒與婦其欣承之

祭侯良弼

惟君負器抱雋早掇鄉科貧無厚業盛年忽過資祿河中稍未輒軻湯陰作宰轂稱番番予謂君起於茲有那乃執乃固卒逢世羅君歸克惟徜徉田墅予於朝夕惟君是語君才甚明君氣靡茹益屈益休君子所語以此百年夫復何距嬰病不還使予失侶君鑒烈烈灼物有赫予往未達獨君是傑下楚之試奚有弗別君窮罔申君齒不耆官微名幽仕淺行塞皇天普普物好每缺君雖靡興君嗣孔孝克勤厥心惟君

斯效揚幽煥冥罔有弗到苟不自畫終臻所造古人
似君亦多蹶蹕君靈倘存於君已耀明日已丑其辰
孔吉君輦不留長歸窀穸薄陳斯奠我淚沾臆懷風
想音永無見日惟靈孔昭是歆是即

祭東原先生

昔先君子嘗謂先生履正而固行純而則不但當時
之所少見方之古人蓋程張之徒也以是令海從游
於門或可以寡過淑善其身今先生卒矣彝倫大義
學者易而弗懌此斯文之大患也九原不作儀刑焉
往明日大遷永訣終天爰陳薄奠以罄海私敢致兩

楹與尊夫人並薦尚享

祭康可父

於乎可父孰榮不悴孰晝弗夜生之所為死之所籍
平生志意予惟汝嘉丈夫之特用光我家抱器弗售
聞於大學貳此巨邑治行允卓歸田數年日與予偶
倫雖叔姪誼如朋友中壽告殂我心用傷我老且廢
韋弦復亡靈輿朝發賁爾幽宅薄陳斯奠庶幾來格

祭張鎬

於乎我甥胡為而生胡為而歿數之所違何詎爾蹶
惟甥克賢薦志敏學光彩未長嗟此美璞明日寄葬

於城南郭頗近綠野魂其堪託念言未違腸肺摧灼
聊陳斯奠庶其歆若

祭北山

於乎北山乃竟不起邪骨肉之親金蘭之契三十餘
年而莫逆者公一人爾我方以公在足以相依語咲
同終天年而公乃有此聞訃之日痛徹五內然安能
復得見公握手道故昔哉於乎生死者理之常而數
之定也年登七旬正終牖下有子有姪廉孝之節文
章之譽海內章縫之士孰不仰之丈夫之事備矣盡
矣尚何云歎聊陳薄奠以表我哀先生其右臨之

祭城隍神

邇以凶荒之後百姓方蘇幸天降時雨秋禾畢榮奄
忽之間蝗蟲徧野百姓咸懼自謂難可更生丁此號
野婦人悲室海茲戰惕罔知所措計惟神之聰明必
克驅此爰欲布粟乃丁疾疾於是命使以禱曾不踰
時悉見揮逐禾不羅凶小大咸喜蒙茲靈貺感荷曷
勝謹以潔牲柔毛率同諸第虔將報謝惟
神昭格永昇下民尚 享

澣西謝土文

昔我先公建此幽宅悉仗神休永無臬兀

堂山集卷之四
祭焦延壽先生

惟公明易翼聖千古所尊據繇契占鬼神莫遁海自
獲覩此書以底於今實敬實仰敢因吉日丁未為公
作主未以祀公唯公神靈鑒此誠悃是憑是依謹告
祭虞部張大夫

於戲自古文章之士能以稱述為世高者蓋少焉公
自齟齬至弱冠人人皆畏之及舉進士為虞衡大夫
人又以公為訕也蓋至是乃又以歿邪於戲古稱文
章之士獨得天地之秘故不能多壽與大爵祿若韓
退之柳子厚蓋已有然者矣公之作聞之於人傳之

於耳固不知與二公何似也其所遇則大槩類矣於
戲哀哉某等往歲試禮部實公所舉故于公之卒無
不哀焉士於知己其報也恒重然茲已無及已苟無
恙當取公之文傳之尚享

祭李太恭人

維太恭人九十之年四品之養翟冠豸服光動里巷
生榮死哀有孰能况玄駕奄臨封君是仇萬年有嘉
子孫克象薄奠敬陳黃流在甕靈如不昧尚歆斯享

對山集卷之四十六

刻對山康先生集後序

嗟乎對山先生天下士也余私慕之久矣洎余來守
關輔則先生已脩文地下考問無從矣詎非憾哉然
先生亡工盟藝苑領袖哲匠者垂四十年顏玉幾何而
曩昔垣地章瑋帙願使其壞爛不收謂守土者之一缺
政誰云不然暇日乃得先生友人張君太微所輯先
生詩以畝書記序銘諸作凡若干卷以示余謀梓焉因
具達之撫臺今制府翁公檄終其役無費之惑噫余
志也何敢辭乃重以校正托諸張君而畀之良梓梓
成西陲諸公謂余何可無一言余固述余得籍以抒

其私願於先生而庶幾文獻之究圖者如此嗟乎先生神辭精詣畧見於其詩若文經濟謨猷畧見於其廷對一策其英風勁氣軒挺卓蹕斷非小物細故所能塵穢蕩搖者則有諸君子之狀銘表傳具在余可無贅也獨悲夫倜儻雋拔如先生或世有如先生者而音亦弗偶才之所以自愛與其所以愛才者余不能無交望焉耳

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東郡六泉吳孟祺識

對山康先生文集跋

對山先生以文章名寓內朴自童子時蓋心切嚮慕之往歲承乏武功抵任問俗則人皆頌說先生不衰隨展拜先生之墓得其家刊數種讀之然全集尚未覩也比承學臺潘老師檄欲為先生刊全集命補繕寫今始告完先生次子春元粹謂朴當有以識其後朴惟先生以剛方正大之氣崛

起弘治正德間發而為文又皆質直不俚
即一時脩辭之士無不誦法之朴亦何幸
而獲盡力於先生也書成因綴數語于後
見景仰之私云

萬曆歲在壬午九月望日知武功縣事晚
生東魯曹崇朴書

外祖康公對山集後叙

國朝詩文至

孝皇帝時始稱復古比天下彬彬作者可謂盛矣據
西京則先外祖康公伯仲為之冠伯氏所傳曰
德瞻集天下之人稱德瞻公負國風之才得騷
雅之精意者也仲氏則先外祖有對山集若干
卷第應酬未盡汰去散逸未盡蒐入迨今三十
餘年為萬曆庚辰督學京山李公兵憲新塗朱
公慨然興念收輯遺篇而為之評校且叙事以
給梓刻可謂曠世知己矣倏二公超遷出關督

學太倉王公上海潘公繼至尤銳意甄別俾成
佳物嗟乎士君子遇一知己可謂難矣况諸名
公為振世作者際會一時雅相知重以圖不朽
之業非存歿者之厚幸邪竊嘗聞我外祖

制策之對一峯非傳長公叙述之成崆峒退舍謂非
有良史之才而為絕代之倡者邪太雅寥寥聲
詩弗振我外祖奮起於蘇李之塗超詣於應劉
之撰古詩協於矩度近體不蹈浮靡比為長沙
之儔者皆茫然自失矣故何李王邊一時臻妙
俾數代陋習至弘德歸真而後學始知趨向說

者謂我外祖與諸公有功於藝苑者非邪昔韓
文公之集至歐文忠公始定我外祖之集不遇
諸名公之校編則何時而可以稱善也是時我
舅小山公登第與諸公游迺諸公憐才遂及於
此集之重梓我舅氏可謂賢以自修而孝以成
親之大者矣敢叙述盛事而附之末簡
萬曆九年八月初十日甥孫張光孝惟訓甫頓
首撰

學
行
及

國



